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六一回 白雲庵計全泄底 玄天廟天霸尋蹤

話說天霸正在茶館，手拿茶杯，留神細訪一枝桃的消息。外面來了一個人，四面探望，走到天霸跟前，不住的留神細看。好漢心中猜疑，即便問道：「莫非認識在下麼？」那人說：「爺台莫非姓黃麼？」天霸說：「正是。」即便問他姓名，那人說：「這不是講話之處，找個僻靜地方說罷。」遂叫堂信：「燙兩壺酒，有現成菜蔬，拿兩樣兒來。」堂信答應，登時燙兩壺酒，端兩樣小菜。二人將酒菜吃完，天霸會了酒錢，一同出酒館。

到關鄉外，有一座破古廟，叫白雲庵。四顧無人，二人進去，席地而坐。那人不等天霸開言，遂口稱：「黃爺，今年貴庚？」天霸說：「在下虛度二□八歲了。」那人說：「好快時光，真是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黃爺你可別惱，我別令尊的時候，爺還不過七八歲的光景。那時候爺雖然年幼，大約也知在下的姓名。當初跟隨令尊，在綠林二□多春，都是我採訪盤子。論走道，勝過劉飛腿。神眼計全，綠林中無不知曉。若是有人叫我見過一面，不怕相隔多少年，永不忘失。只因令尊洗手，我也就回家，改邪歸正，稀粥淡飯，如延殘喘。膝下並無兒女。不幸拙妻去年病故，我也害了一場大病，險些沒有了。老來孀獨，無依無靠，各處找尋朋友，故此流落鄭州。今日正是『他鄉遇故知』。不知尊駕現作何事？莫非還幹舊日營生？」天霸聞聽，猛然想起來說：「老兄擔帶著些，小弟眼拙，多有得罪。幼年常聽先父說過尊名，久仰久仰。」計全說：「豈敢豈敢。」天霸說：「小弟今日也歸正了，跟隨奉旨欽差山東放賑回來，路過此處，住在鄭州驛。前日有人前來告狀，是人命盜案，差小弟前來訪查兇犯，不想今日遇見老兄。老兄既無依靠，不如隨我去見大人，一同進京。」計全說道：「不知大人幾時起身？」天霸說：「拿住賊人，就要起身。」計全說：「大人接了狀子，是人命盜案，不知賊盜姓甚名誰！不是計某口出大言，南方一帶，直隸全省，有名盜寇，無一不曉。」天霸說：「這賊奇怪，每逢偷盜人家財物，臨行牆上畫一枝桃花。原告都是告的一枝桃。」

計全說：「若是一枝桃的底兒，愚兄盡知，連他窩巢，愚兄俱都到過。」天霸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仁兄同我面見欽差。」

不多時，二人來到公館。天霸叫計全等候，天霸進公館，先到上房，見施公回話，口尊：「大人，小的奉命採訪一枝桃，偶遇故人名叫計全，是我父在日手下盤算的小伙計。有名盜賊，他無一不知，故小的把他帶來，老爺一問便知賊人下落。」賢臣聞聽，滿心歡喜說：「既有此人，何不教他面見本院？」天霸聞聽，轉身出公館，領計全到上房，參見欽差，天霸侍立一旁。計全跪在塵埃，口尊：「大人，小的計全叩見。」賢臣座上開言道：「本院接了兩張狀詞，俱是人命盜案，告狀的都是鄭州人。告的是失去財物，殺死婦人，天亮看見牆上畫著一枝桃花，放此事主告的，俱是一枝桃。但不知這一枝桃是哪裡人氏？怎麼個形象？因此難以捕拿。」計全聽罷，口尊：「大人，一枝桃的姓名、窠巢、行蹤、面貌，小的很曉得。這人手段高強，難以擒拿，不在此處住。他原是河南懷慶府修武縣人氏，自幼拋家失業，遍訪名師，學成武藝，棍棒刀槍，樣樣精通，後來入伙為盜。拜師又得幾宗驚人藝，單刀一口，連珠藥鏢，百發百中，躡房越脊，如走平地。現住鄭州，他本姓謝，名叫謝虎，因他左耳邊挨著臉有五個紅點，好象一枝桃花，故此叫一枝桃。是他自己賣弄本領，偷盜人家財物，臨走之時，他必在牆上畫一枝桃花，顯他的武藝，遮掩各州府縣應役人等耳目，留下這個記號。」施公說：「他在城外窩藏之處，是人家呀？是店呢？」計全說：「全不是。鄭州北門外有座北極玄天廟，廟內和尚叫靜會，原先也是匪類，老來洗手，作了和尚。他貪圖謝虎賄賂，教他住在廟中。此廟原本是一層殿，謝虎給他新蓋了兩間禪房。」施公聞聽點頭說：「計全，你怎麼知這樣詳細？」計全說：「小的方才已經說過，幼年在綠林，對這伙人來往行蹤無一不知。昨夜還到了玄天廟，指望借謝虎幾兩銀子，好度日用。誰料他初一見，很象親熱，一提借銀，他就沉下臉來，說得我敢怒而不敢言。欲待要走，天色已晚，只得在廟內暫住一夜。今早起來，不辭出廟，竟到南關，適遇天霸引見前來，得見大人。」賢臣聽罷，眼望天霸說：「這件差事，大家商議，怎麼個辦法。必須把他擒來，方可動身。若是不完此案，如何進京？」好漢聞聽說：「也沒什麼商議處。不必憂慮，明日小的自己把他拿來。大人請放寬心。」賢臣點頭說：「但願你斟酌個萬全之策，方好去行；既知面貌、住處，設法沒個拿不住。明日要上鄭州，同著小西、起鳳、殿臣，你四人去。大家努力一齊動手，教他顧左不能顧右，顧首不能顧尾，設此拿法，是為上策。」天霸聽見大人吩咐，不敢有違，連忙答應說：「鈞諭實係高明，但老爺駕前無人保護，不如留下關小西在公館為妥當。不然那時有失，悔之晚矣。我只帶起鳳、殿臣去足矣，計全也不必去。」天霸告辭大人說：「小的帶領二人上鄭州北關，拿住一枝桃，好與民結案，咱好進京見駕。」

三人竟撲關鄉。走不多時，來到關鄉。郭起鳳說：「咱在這裡尋個飯店，隨使用些飯，須喝點酒，歇歇腳，養養神，打聽著玄天廟，然後再走不遲。」王殿臣點頭。惟黃天霸恨不得一步走到玄天廟，拿住謝虎，方稱本心，欲待不依從他們。俗言說：「一不敵眾。」只得隨著二人尋找飯鋪。往前一瞧，剛巧關鄉口路東，有個飯鋪，掛著藍紙幌子，門外邊設著兩張條桌。

三個人就坐在外邊。堂信過來說：「客官爺是吃飯，是吃酒？要什麼菜？」郭起鳳說：「先給三壺酒，一個扒羊肉，一個青豆粉，一個豆腐湯，六張清油餅。」三個人連吃帶喝，正吃著飯，天霸猛抬頭，見從南來了一人；頭戴著關東片氈帽，皂青綁身小襖，披著一件羔子皮襖，足登抓地虎靴，綠皮雲頭，相貌長的濃眉大眼，兩扇薄片嘴，年紀約有四旬掛零。待走到鋪前，天霸留神看見，他左邊挨著耳朵有五個紅點，恰似一朵桃花。好漢望著郭起鳳、王殿臣使了個眼色。二人會意，連忙放下筷子，就要起身追趕。天霸擺手，二人復又坐下。見這鋪門口人多，也不肯明言。三人連忙吃完，叫堂信算帳會錢，起身往北而行。出了關鄉，四顧無人，天霸說：「既知他姓名住處，又見了本人，還怕跑了不成？」究竟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